

历史与现场丛书

孟繁华 贺绍俊 主编

当代文学

新空间

贺绍俊◎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历史与现场丛书

孟繁华 贺绍俊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学新空间/贺绍俊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8
(历史与现场丛书)

ISBN 978-7-5161-9907-7

I. ①当… II. ①贺…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809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265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长篇小说的问题和前景	1
为时代生产思想和储存思想	9
新世纪文学：世界文学的眼光	
——以铁凝的文学实践为例	15
对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功能的独特思考	
——读刘继明长篇小说《江河湖》	33
以三位作家为例谈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作家的影响	40
五十年代生人的精神之旅	
——读张炜的《你在高原》	52
从新历史小说到新政治小说	
——周梅森研究导论	58
“雪庐”里走出来的现实主义者	
——论孙颔的小说	75
衔接战争思维与和平思维的铆钉	
——邓一光前后期小说创作之异同	88
意义重建与举重若轻	
——范小青的小说创作	97



铸造优雅、高贵和诗意的审美趣味	
——以张欣的《终极底牌》《不在梅边在柳边》为例	113
做官与做人	
——王跃文官场小说主题析	125
一座凝聚着“盼望”、连接着时间的“博物馆”	
——读阿来的《空山》	133
女性自由、乡土精神和文学诗性的保护神	
——论葛水平的小说	145
从时空上追寻逃离的钟求是	
——读钟求是的小说	152
讲故事的方式就是看世界的方式	
——读贺奕的小说	161
官员散文的文化意义	
——兼论王充闻的新作《张学良人格图谱》	169
逍遥游拟学蒙庄	
——读王充闻的《逍遥游——庄子传》	178
真诚的李云雷和真诚的小说	184
精致的民间文学	
——读晓苏的小说	190
漂移不定的灵魂以及火车与马	
——读阿翔的诗	196
从激情的莫言到思想的莫言	
——读莫言的《蛙》	204
阴暗的好人和有罪的好人，你选择谁	
——读须一瓜的《太阳黑子》	207
孙惠芬的“变”与“不变”	
——评《后上塘书》	212
野马镇上“平庸的恶”	
——评李约热的《当头一棒》	223



在尔虞我诈的喧嚣世界熨帖安放爱情	
——读杨映川的《魔术师》	230
海派文学中的启蒙叙事	
——读孙颢的《缥缈的峰》	238
青铜重器的分量	
——读刘醒龙的长篇小说《蟠虺》	242
批判和迷恋，钱币的两面	
——关于邱华栋的城市小说	246
追寻“另一个世界”的“新市井小说”	
——论春绿子的《空城》	251
再读文学湘军五少将	260
以赏识故事的方式书写世俗人生	
——读东君的《浮世三记》	266
以文学的方式看世界	
——读张楚的《野象小姐》	271
新世纪带给文学的一份厚礼	
——关于网络文学的革命性和后现代性及其他	276
网络文学：向左还是向右	294
地域的社会性、都市化及其文学社区	298
文学变动关系中的文学批评伦理	304
当代文学批评主体建构的姿态和立场问题	310

长篇小说的问题和前景

当代长篇小说处在空前的繁荣期。这不仅指它的数量，而且也指它的质量。长篇小说的质量是建立在中国现代汉语文学百年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在我们的面前站立着一位文学的巨人，这就是现代汉语文学前辈们开创的现代文学传统。这个传统与我们的写作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完全应该像牛顿一样说，我们今天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我以为，当代小说叙述要比过去更加成熟，小说内涵也要更加深邃。对此，我们丝毫不应该妄自菲薄。这是从整体上来说的，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小说叙述起点都比较高，但是让我们感到不满足的是，我们缺乏挺拔的高峰，缺乏令人们“高山仰止”的经典。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小说家仍然有努力的空间。我觉得，当前的长篇小说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关注的力度，它或许能够提升长篇小说的品质。

一 让现实性与精神性相结合

现实主义是现代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主义传统赋予了当代长篇小说强烈的现实性。小说家从来就没有冷却过关注现实的热



情，现实生活始终是长篇小说的最主要的写作资源。我写过周梅森的小说评论，他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小说基本上是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我几乎读过他的所有作品。我发现，周梅森是以政治的眼光来观察现实的，他从政治的角度去观察现实变革中的新动向新因素，所以我说他的小说是“政治白皮书”，他凭着持续的政治热情，以小说的方式记录着现实变革的进程。恩格斯曾评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的现实主义历史，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所学到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我觉得，当代长篇小说所记录的现实生活，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社会变迁，也是非常全面、非常丰富的，可以借用恩格斯这样的评价，因为我们从反映现实的长篇小说中所学到的东西，恐怕可以说要比从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特别是恩格斯所讲的“细节方面”，而且我以为还应该包括心灵和精神方面，这更是文学的长处。

但是，长篇小说仅仅有现实性是不够的，仅仅满足于“记录”也不是真正的文学。我以为，有不少长篇小说就仅仅止步于现实性上，现实性也许会带来故事性，有些小说故事编得很好看，也让人联想到现实，但除此之外就没有了。小说不同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方面就在于它要为读者提供精神性的东西。文学从根本上说也是慰藉人的精神的，所以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一座精神的寺庙。人们的很多愿望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满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还会遭遇到很多挫折、受到伤害，带来心灵的痛苦。那么有没有一个地方来满足人们未曾实现的愿望，来抚慰人们受到伤害的心灵呢？有，这就是作家通过想象而提供的一个文学世界。作为精神慰藉之所，精神性应该是第一

^①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71 页。



位的因素。精神性涉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在文学作品中这一切不是直接裸露着的，它渗透在文学形象之中，在长篇小说中就会凝聚成一种诗性精神。红学家周汝昌在谈到《红楼梦》为什么会成为稀世的文学瑰宝时就认为，关键在于《红楼梦》有“诗的素质”。因此，尽管从内容、样式上看，《红楼梦》与过去的才子佳人小说有相似之处，可是诗的素质使它超越了所有的才子佳人小说，曹雪芹以诗性精神在作品中建构起一个宏大的精神宇宙，小说写的完全是日常生活，也有世俗的欲望，但我们从这些内容中能得到一种诗性的感染，比方说，贾宝玉的“意淫”与西门庆的纵欲相比，带给我们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诗性精神是文学的灵魂。

我以为，长篇小说应该在现实性与精神性的结合上下功夫，这种结合并不容易，不是说作家把一些伟大的思想、崇高的观念贴到作品中就有了精神性。这种结合应该是像糖溶到水中的结合。有时我也看到作家力图丰富作品的精神性，但他没有找到将现实性与精神性结合起来的方式。最好的结合方式其实就是最好的文学方式。最近我读到四川一位作家的小说《空城》，小说讲述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构成了一幅成都的世象画廊，是一部市井风情特别浓郁的作品。但作者并不满足于反映现实的日常生活，他想对日常生活的描写进行精神的拓展，因此他写到了汶川大地震，而且也不是一般性地写地震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想借此表现“像水一样闲适”的成都人在这场大地震面前心灵受到怎样的震撼。作者通过人物之口表达这样的忧虑，沉湎在世俗中的人类需要得到拯救，但宗教已无力拯救人的心灵，现在需要一种超时空、超自然的力量。而作者从震撼世界的汶川大地震中感受到了这种警示人类的超时空、超自然的力量。汶川大地震之后我读到了不少以这次大地震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但还没有一个作品像《空城》这样从一个哲学的高度来写的。尽管如此，我对这



部作品仍然感到不满足，关键就在现实性与精神性这二者没有找到一种最佳的结合方式。作者在写日常生活时，洋溢着非常欣赏的闲适的情调，他自然就难以从世俗中超脱出来。他的自我欣赏和自我反省构成一种内在的矛盾。这种内在矛盾带来小说叙述风格的不谐调，精神性的东西就没有灌注到整个叙述之中。这样的小说可以说是差那么一点火候，很多小说也就是差那么一点火候。

二 让批判性与人文情怀相结合

批判性是现实主义的灵魂。我们都知道列宁评价托尔斯泰时，称他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的这个比喻不仅指出了托尔斯泰的现实性，而且也通过这个比喻指出了托尔斯泰的批判性。因为列宁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就说，革命是托尔斯泰不了解也要避开的事情，托尔斯泰分明不能正确地反映革命，但为什么还要说是镜子呢，这就在于列宁认为他是一位“强烈的抗议者、激愤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①。在我看来，用镜子来比喻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有真实反映的意思，而且还有暴露、呈现、监督的意思，也就是强调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法国学者在总结 19 世纪以来的法国文学时认为，理性的批判是“法国文学中最富活力、最有影响、冲击力最大、生命力也最强的部分”。我以为，也可以这样来评价批判性在当代长篇小说中的作用。我们的作家对社会有着一分责任心，对社会中的丑恶和弊端有着一种疾恶如仇的情感。

^① [俄]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列宁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21 页。



——但有时候我读到一些充满批判性的小说时又总觉得欠缺点什么。作家在小说中对丑恶的东西毫不留情，不惜用最渲染的方式将丑恶放大了揭露出来，弥漫着苦难，充斥着邪恶，传达着绝望和悲观。阅读这样的作品时，就觉得是身陷漫无天日的荒漠之中，四周都是干燥的，这时候哪怕有一口清水润湿一下干渴的嘴唇都会感到满足。这就是这些作品所欠缺的东西，它是一种温润的人文情怀。温润的人文情怀是沙漠中的绿洲。

有一位“80后”的作家将他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提纲给我看，从这个提纲中我看到了年轻人对现实的质疑和不信任。小说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来看世界的，这个孩子看到了世界上种种毁灭美好、丑恶盛行的事情。他的母亲与人偷情被发觉又输了官司，只好喝农药自杀。他的父亲被亲人欺骗，遭受种种打击，性情大变，竟强奸了继女。孩子在孤独之中只能与一个疯子交往。疯子在社会上不仅得不到同情，反而受到一些利欲熏心的人的虐待，有人把他的眼珠子剝出来卖到南方城市的医院黑市上。孩子同情疯子，但长久相处，又发现疯子身上猥琐的一面。这一切都使得孩子产生绝望之感，最后，他为了解脱自己，也为了解脱疯子，就在美丽的河心岛上，用鹅卵石向疯子砸去。在这里我看到不一样的“80后”，他有强烈的现实感，关注社会现实，对社会的不公和道德恶化充满了义愤。显然他是要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表达这一切的。但我同时也感到，一个年轻人为什么如此绝望呢？于是我在邮件中对他说，我觉得你的故事过于绝望过于阴沉，如果加进去一点温暖的因素会不会好一些呢。他在回给我的邮件中认为我说得对，同时他说我的意见也使得他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会那么绝望，这根源似乎很深，又很浅。但他最终说：“温暖才能照亮世界，我会郑重采纳您的意见的，至少这部小说不会那么消沉，依然会有温暖的力量存在。”



人文情怀还是一种超越个人情感的博大胸襟。文学应该是个人化的创造活动，否则就没有独特性，但作家的个人化应该有一个博大的胸襟所承载，否则你的创造就难以引起共鸣。我曾读到一部“70后”女作家的小说，写了三个女性的情感遭遇。小说的名字叫《在疼痛中奔跑》，小说的确写到了这几位女性在情感挫折中心灵上的疼痛感。但我也发现，这些女性的痛感神经特别敏感也特别脆弱，一点小小的苦难就让她们承受不了，比如一位一直生活在幸福和谐家庭氛围的女性，父亲的突然病倒就使得她“疯狂”“绝望”，“仇恨地看着周围的每一个人”。读这部小说或许让我对年轻女性有了更多的了解，看到她们姣好面容后面复杂深沉的内心世界。但我也感到，作者的胸襟太狭小，所以她就只能跟着笔下的人物为一点点小事就去诅咒整个世界，而看不到世界真正的希望在哪里。即使在这里作者想要对社会进行批判，这种囿于个人狭隘情感的批判也不会是有力的。高尔基在回答为什么他在童年的苦难经历中没有堕落成一个坏人时这样说：“因为天使一直伴随着我成长。”我觉得《在疼痛中奔跑》中缺少的正是这样的“天使”，这个“天使”就是一种人文情怀。

三 让语言的口语化与典雅性相结合

文学的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到语言上来，文学的永恒魅力最终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因为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不仅决定了我们的叙述方式、审美方式，也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但由于长篇小说需要有一个庞大的故事结构，故事性往往遮盖了语言的问题。即使长篇小说讨论起了语言问题时，也只是局限在如何讲好故事的层面，比



如要口语化，要吸收生活中鲜活的语言。我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定义为现代汉语文学，显然这里的现代汉语是特指一种书面语，是对应古代文学的书面语——文言文而言的。这两种书面语言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否定性的革命关系，而不是渐进的改良关系，因此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断裂的状态，二者之间缺乏美丽圆润的过渡，中国古代文学积累起来的审美经验要移植到现当代文学之中便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但这种移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近百年来过程中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经验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本土性的、最具原创性的精神资源。但现代汉语与文言文的断裂，使我们难以深入、有效地开发这一宝贵的精神资源。语言在诗歌中会表现得更加纯粹，所以我觉得当代诗歌在解决语言的问题上比小说做得好。小说家完全可以借鉴诗歌成功的经验，但小说家与诗人的交流太少。有一些诗人转行来写小说，他们往往会在语言方面带来一些新东西，但这方面做得还是不够，因为我们缺乏一种反思语言的自觉。

很多年以前，我看到一条新闻，一位移居海外的华人用英语写的一部小说在加拿大获得了最佳图书提名奖，这个奖是加拿大主流文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奖项。我当时对这条新闻特别感兴趣，因为海外华人很难进入当地的主流文学，而这位华人是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的中国人，她怎么就能得到加拿大主流文学的认可呢？去年，这部小说由作者本人译写为中文在国内出版了，我特意拿来认真读了，即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红浮萍》，作者叫李彦。小说原来的英文名字叫《红土地的女人们》。小说讲述的革命年代中一家三代人的命运悲欢，着重塑造了三代女性形象。从故事情节上看，类似于内地近十年来流行的家族小说，小说通过外婆、母亲“雯”和自叙者“平”在革命风云与政治斗争中的遭际和坎坷，写出了她们就像水中的浮萍一样经历着精



神的漂泊，从而叩问了中国人的信仰所在。就是这种中国革命的故事，加拿大人不仅爱读，而且还要给它评奖。为什么？我觉得语言是很重要的原因。李彦的英语写作水平肯定很不错，但她不仅仅掌握了英语的语法，而且也学会了英语的思维方式，当她用英语思维来处理她的生活记忆和中国经验时，她就摆脱了国内作家难以摆脱的语言思维定式，能够从容地对待中国经验中的芜杂的现实纠葛，触摸到精神层面，进入人物的内心深处。这一次，她用中文再一次来译写这部小说时，英语思维带来的特点还保留了下来，因此我读这部《红浮萍》时，虽然感觉人物和故事很熟悉，但作者叙述故事的特殊方式和对叙述中的语言的讲究，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作者极其用心地选择那些具有文学色彩的语言，从而使得小说充满了书卷气和典雅性。我们的长篇小说缺乏了典雅性，而典雅性藏在古代文学的文字里。

以上三点其实相互关联，无论是精神性，还是人文情怀，抑或典雅性，都指涉精神价值，指涉信仰和理想，它让人们有了一种敬畏之心和自省之力，让人们充满了对无穷和无限的兴趣和向往。长篇小说既然是宏大工程，就更应该追求这些东西。

为时代生产思想和储存思想

小说既有娱乐的功能，也有思想的功能，当然还有其他多种功能，但娱乐功能和思想功能是小说最主要的两种功能。进入现代小说时代，小说出现明显的分野，分野的规律大致上就是形成了以娱乐为主的小说和以思想为主的小说。我这里想专门谈谈以思想为主的小说。尽管以思想为主的小说不属于读者最多的小说，但它们起到了为一个时代生产思想和储存思想的作用。

把小说当成生产思想和储存思想的工具，相信会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如果人们要表达思想，为什么要采用小说的方式，直接写成理论文章不是表达得更直接更明确吗？我要强调的是，小说是人们观察世界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小说家应该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担当，应该通过小说直接参与对社会、人生进行理性的思索。另外，小说作为观察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具有整体把握复杂性的优势。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绝对真理、一元化思想越来越缺乏说服力，人们对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看得更加清楚，而抽象的思想理论往往难以统领这个复杂的世界。理性思维和理论思维是采取抽象的方式，它把世界的活生生的细节都抽象成一个概念，把世界上各种类型的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爱打呼噜的人和爱吃零食的人，都抽象成一个“人”字，而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这些血肉都被抽象掉了，过去崇拜抽象思维时，会认为这



些血肉对于认知世界没有意义，但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些细节，这些血肉，对于认知世界是很重要的方面。而这时候就显出了小说思维的长处，小说是作家构建的一个形象的世界，形象具有多义性，同一个形象，因为读者条件的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理解。小说形象也是一种意义符号，但它是一种能指要无限大于所指的意义符号，这一特点更好地吻合了人们对于世界复杂性的认识。小说用形象来思维，就是一种有血肉的思想，就带来了小说思想性的神奇性和无限可能性。比如我们经常会引用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所坚持的思想立场和他所描写的小说形象是相矛盾的，他说：“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① 我们一般引用恩格斯的这段话是要来证明现实主义是如何伟大的。但我以为，恩格斯所指出的巴尔扎克的这种矛盾性，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问题，它充分证明了小说形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小说形象所包含的能指，可能完全出乎作家本人的想象，也可能完全违背作家的思想。巴尔扎克在小说中表达的深切同情，恩格斯却从中读出了空前尖锐的嘲笑。

^① [德]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



同样还有像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可以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看到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而这显然不是巴尔扎克的本意，而是巴尔扎克的小说形象带来的认识，是小说中的血肉带来的认识，这应该属于小说中有血肉的思想。

昆德拉是 20 世纪的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他是非常强调小说的思想能力的。他很欣赏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因为他在阅读这部小说时，被作家的思想所震撼，他感叹说：“判断一个时代的精神不能仅仅根据其思想和理论概念，而不考虑其艺术，特别是小说。19 世纪发明了蒸汽机，黑格尔也坚信他已经掌握了宇宙历史的绝对精神。但是，福楼拜却发现了愚昧。在一个如此推崇科学思想的世纪中，这是最伟大的发现。”^① 昆德拉在这里特别强调了小说在总结一个时代的精神实质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因此还提出了“小说精神”的概念。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精神是与极权社会相对抗的，他说：“极权的唯一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和探询，所以它永远无法跟我所说的‘小说精神’相调和。”^② 所以昆德拉非常看重小说的精神素质，一部优秀的小说除了提供一种新的美学风格、想象世界之外，它还应该包括对当代社会的积极反应，对存在进行意义的探索。科学是为了实用，哲学陷入了总体原则之中，而文学却致力于把人心的混沌、复杂和文明发展的另一面展示出来，它告诉人们“世界并非如此”，在这里，文学发挥了它的思想能力，让民众产生的新的思想维度，质疑、批判，或重新思考文明、制度、政治、文化等关乎社会现实和人生的诸种问题。小说比其他文学门类具有更便利的条件，因为它是直接以现实和人生为摹本的。我还要引用一段昆德拉的话，昆德

① [捷克]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3 页。

② 同上书，第 18 页。